金鋼鑽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二日　星期二

館址　上海牯嶺路北河路大安里電話九三二二一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新聞報同人之聚餐會

發起組織聯歡社……

短訊

紹酒同業聚餐會　鬧得落花流水

竹青

唐培蓀與新選主席劉子芳……

美領署中之老處女　最長者約五十歲最幼者卅餘

大樹

首都將築電車先聲

大衆

上帝的兒女（二七）

中篇創作　紅夢作

陽萎早洩　偉力精

神州大藥房

一　買多	二　汝南門地	三　依甲蘇
四　皮而拖	五　拉飛爾	六　石禱加
一　色拉伊	二　爾加	三　蘇羅沙伯
四　阿斯佩帶	五　加拉地	六　阿拉那

小金鋼鑽

猫庵編輯

胆小是人生的美德

許世英返國主皖說

依馳

落伍女星生理構造談

好事生

榮宗敬平復二千萬

熱軒

紗業突盛之一因

朱琰

崑劇雜譚（五）

上海市登記國醫表

陳玉銘	（外敷科）診所大后宮橋北景興里四五六號電話四一六一號
姚雲江	（幼科）診所東有恆路九五五號電話五〇七八號
沈仲芳	（幼科）診所靜安寺路斜橋總會
徐小圃	（幼科）
葉熙春	（內科）
徐麗洲	（幼科）診所北福建路一七九號
朱南山	（傷外科）診所大東門外
石筱山	（傷外科）
朱子雲	（內外科）診所
蔡香孫	（女科）診所北京路
丁濟萬	（內外科）診所
徐棣三	（幼科）診所南京路
夏理彬	（內外科）診所城內東馬橋
顧筱巖	（外科）診所大東門外
盛茂祥	（內科）診所永盛碼頭十七號上
朱星江	（幼科）診所老北門
丁仲英	（內外科）診所四馬路中和里七號
胡少堂	（女科）診所小西門外中華路
丁濟華	（內外科）診所靜安寺路
陳存仁	（內外科）診所大津路
嚴二陵	（內科）診所南市
李霖齋	（幼科）診所海寧路
殷震一	（幼科）診所方浜路
馮子鈞	（治肺專科）診所
唐吉父	（女科）診所北京路
黃培生	（內科）診所浙江路
火貴楳	（喉科）診所小南門
董梅村	（內外科）診所
何時希	（內科）診所南京路
俞同芳	（內科）診所南成都路
陶慕章	（外喉科）診所
郭伯良	（內外科）診所北山西路
葛養民	（女科）診所

醫林

夏紹庭題

本欄歡迎投稿

草香居外感溫熱篇（四七）

陸士諤

時事觀感錄兩則

作[illegible]

[illegible]

精煉業去年營業之美滿情形

[illegible]

◆金業交易所慘狀之一斑

參裕

[illegible]

◆談梅

月旦

梅古有花魁、故正月梅開開放、雅賦梅[illegible]、梅則較遲、吾杭超山有宋梅一株、蒼數百年物也、頃吮同人、約余往游、余以未完本[illegible]關係國土人以軍事由杭州[illegible]女人約往觀賞、時各梅均已盛開、且有各者、[illegible]、蓋賞梅則[illegible]、大約七八日當可放矣、屆時當再往探也、

喉蛾病的經過（上）

夢[illegible]生

[illegible]、又名乳蛾、西醫叫做[illegible]、據說人人有的、[illegible]人自幼就請醫生割去、與盲腸一般、中國人則大的很多、那一般的喉蛾、[illegible]

[illegible]子二人趕向那裏求治、醫生說是爛喉蛾、不要緊的、因為服了數劑湯藥、不要緊的、又天天吹着藥、也就好了、從此吾的喉蛾、時常要發、[illegible]

稍覺疲倦、喉蛾更形腫大、發熱新年幾天、發聲澀澀、精神萎形委頓、透氣非常吃力、自[illegible]此情形、要緊息死了、自[illegible]甚感恐風邪、開了些「人參」「一劑」「炒仕[?]」「力子」、服下後、精神稍則略振、等藥、但那喉蛾依然不見收小、心想這一定要請喉科專家、[illegible]說法、他說、那末剃一刀、或者比較容易見效些、半日長啟

怕刀針之屬、至此、橫一橫心、說聲、好、張開嘴、任他剌吧、還好、只像蚊虫叮了一口、他說、你吐去毒血吧、果然吐出了許多紫血、吾把自己開的方子給他看、他說、最好再加些「皂角刺」「西赤芍」「玉樞丹」等、吾完全接受、回家又時時吹藥、隔了一天、精神果然又好一些、但那喉蛾依然未見縮小、吾的心中愈加焦灼、

在這過程中、已有好許多親友、勸吾快請西醫把這牢什子割了、吾想、不割、將有窒息之虞、但、[illegible]割？[illegible]一個問題、（未完）

長篇小說　無遮大會（二〇九）

錦浪生

金山但覺[illegible]、已夠小[illegible]受用、不巧[illegible]當場出彩、那如何使得、他馬上一個箭步、躥到二狗背後、急不暇擇、祇連身撲上去、把二狗攔腰一抱、並他那條握拳的右臂、一把力持不釋、二狗出於不備、當時爲之一呆、要撥過頭去瞧時、恰好左頰上反被席二無意中拍的帶了一下、二狗吃了這一劃、身驅左右亂掙、恨恨道、好、老劉、你臂膀往外彎、你是淺奸、好、好、因抓住在席二肩頭、所以未受束縛、但他有臂膊被抱住、左臂好、且說且使盡半生之力、想掙脫金山的扶持、但他當此怒火衝當、居然騰出一條手臂、亦非所計、使想起褲袋藏着那件唯一的武器、幸不猶豫地伸手到袋裏、取出那柄剃刀、揮起了刀鋒、嘴裏嚷道、好、你牛弔子、你倒戈、「觸洋吃相、一、我姓熊的今天和你大家不要活、金山見他掏出剃刀、益恐他在火頭上、真會弄成血戲、馬上把右臂吃一吃勁、索性騰出左手、照準在二狗左手的腕節裏、猝然捉住、

阿比西尼亞影片肇禍

▲上海大戲院搗毀時文藝界中人之損失

颯公

「阿比西尼亞」一片、自海外輸來時、卽遭意僑署之反對、惟上海大戲院、以該片係中央政府檢查所通過、故堅欲放映、惟爲表示鄭重起見、先行招待各界檢閱、卽被大批意國駐滬水兵所搗毀、影片亦爲暴徒努力劫去、喧擾是夕海上文藝界中人、前往瞻仰者、爲數殊衆、當意兵在院中暴動時、秩序驟亂異常、全觀客多遭損失、據記者調查所得、是夜稱時爲在慌亂中、掉去皮袋一只、內藏法幣二十餘元、夏丏尊兄妹首當其衝、卒夏本人倉卒離院時、被竊皮大衣一襲、價值百元以外、其妹則失掉革履一只、個中唯白薇女士、在意兵破壞之際、伊一身四週、盡爲意兵所包圍、故轉安若泰山、坦然若無所損失、洵亦有幸有不幸也、

梅蘭芳在京遇纂之因素

倚燕

此次、梅蘭芳出演首都、開時不久、卽遭京戲新聞界文藝界之激怒反對、至上週末、爲售票不敷支配關係、至劇院大門前、一切佈置、悉被向隅觀衆搗毀、首都民衆、嚮頗溫和、何此遭獨於梅氏演出、發生暴動、則其間固有相當因素在焉、蓋梅氏登臺伊始、其最初數日之戲票、盡爲都中見聞人物、佇音踰去、並以各機關職員之大批、至通常庶民、座、愈復無緣瞻仰梅氏之色相、關於此事、早已引起都中人士之不滿、及至暴事之前三日、卽院中、危發生有人將宗購戲票、搶高價目出售、而見衆人、揚大爲梅蕾臣把見、不惜再接再厲、大舉定座捧場、於是惹起羣衆之憤懣、追根溯源、未始非爲梅摩下無知濫捧者所害也、

◆劇眉（探子）

楊小樓日內將到漢口出席堂會、同行者約有劉硯芳等七八人、金少山日內亦偕譚富英、與金仲林平甫吟卿瀋、[illegible]措行、

此次隨[illegible]之張文治、戴綺霞、似已同來、蓋北平報上已有其人之名單、內中還有

一個開口跳叫李錫有、他是李盛斌的下把、名伶李洪春貼老爺戲馬童、亦隨班南來、據說是專爲李艷傳「洪明妃」中之一角、亦常搭陳偕、此馬童云、

頭本得意緣（二）

楊杜・雪本

（老）吾有此人雖然落泊、[illegible]氣軒昂、但是女兒稱姓張、也說對他講個明白、（狄）兒我知道、（老）兒下）（狄）安人有請、（雲上）（老白）（雲白）驚開呼喚語、想必丈夫歸、員外回來了、（狄）回來了、（雲）老爺此番下山、這個女婿到底見訪着沒有、（雲）你了、大人在此講話、小孩家一旁多嘴、（雲）我也不管嘛、女婿我也不要啦、讓給你、（狄）我下山訪得一人、英雄出衆、女兒終身有託、母親已然應允、不知夫人意下如何、（段）女兒終身、理當父命、何須要問夕的、（雲）你別說了半天、這個女婿、到是給誰呀、（張）兒、乃是你的女婿、（雲）胡文來、既然是我的女婿、還要不望我商量呀、

顧曲雜綴

一捧雪

適[illegible]

[illegible]著、一捧雪」事、明史所未載、碑官[illegible]、雜多斷爲王鏢號被禍因由、而於「雪齋」則不明言明、[illegible]名畫、而其子吏部、歷代威名將、小說中所[illegible]、王元美家、其父王公[illegible]、書記名字、[illegible]以不得已、屬仇英、王公不得已、屬仇英臨[illegible]、鷹以不得已、公云、[illegible]世之不[illegible]、其意、乃云[illegible]於「一捧雪」及「輞川圖」、[illegible]（其子）之故、多方爲之捧落、亦猶張掖公（淺見）之有南軒（栻）也、有以湯勤指唐順之者、渭川村叟文武、亦一代名儒、且其出處、文雅進易退、則謂安[illegible]不足辯矣、

國民政府航空公路建設獎券[illegible]

內科陸士諤診例

日科：傷寒　溼熱　痛脹　咳喘　疫痢　血症　勞損　婦科　胎產　調經　帶濁　下各雜病

門診　二元

出診：公共租界中央區西至卡德路、北至蘇州河、南至洋涇浜、東至黃浦灘六元

法租界西至白爾部路、北至洋涇浜、南至民國路、東至黃浦灘八元

法租界公共租界蘇州河以北東至提籃橋止、公共租界西區十元

華界十元

曹家渡十五元

徐家匯十五元

楊樹浦十五元

愚園路二十五元

遨診四元、附診二元

號金加一、拔號加倍

通函論診四元

時間：門診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出診下午二時至六時

地址：上海英租界跑馬廳福田路八十二號門牌內

宏興鷓鴣菜

專治小兒百病

各藥房各烟店均有出售

滬行南京路七四三號

◆歌舞界之夕陽返照

知了

吾夫子鼎之先生之言曰、黎派歌舞、在今日已屆山窮水盡、而話劇則方興未艾、祇須觀乎老牌之明月社、出自黎錦暉嫡傳、猶且所如輒左、其他自更不足道矣、蓋自錦暉返湘而後、其弟錦光卽率團員作南洋之行、約數當同爲演導、因將團體改組爲大中華歌舞團、初抵暹羅、居然生涯大好、洎至新嘉坡後、卽由盛而衰、漸至膳費不給、嚴華又與錦光不睦、獨自歸國、該團又轉入荷屬、境况益形慘淡、幾乎不可收拾、乃與其地青年商訂合約、由青年方面担任領導、過境荷屬各埠、僑胞方具轉機、而風波又起、以團中有音樂師包乙者、向日撫護諸女團員、因之感情素洽、倚之如父兄、一旦忽與錦光不協、被用強迫手段、逼包登舟返國、因之女團員甚抱不平、該團台柱林珊珊、張蕙蘭、楊帆二人、致函家屬、要求回國、家屬一面聯名函致吧城總領事、一面向市公安局呈報、要求撤銷護照、電召返國、現該團舊歷新年已過、姊妹演完餘、然以此因緣、乃不能不全體整裝返國、預算三月中旬、可以抵埠、明月社如風流雲散、歌舞界當從此一蹶不振耳、

嚴江之行

（二）富春江上

黔山一怪

有許多人這樣說、一部嚴陵江的山水、是一個[illegible]、一葉扁舟、邀[illegible]

[illegible]

當春景和明的時候、[illegible]「陶情景」或「增進感情」、[illegible]

◆南京著名奸殺案之一奇聞

盦史

不久前、南京發生一奸殺案、其事已傳遍都中、案內之兇手係一胞弟、對若胞兄懷毒手、蓋兇手與兄妻、投機通奸、熱情達於沸點、始有此反常行爲、惟聞兇手兄弟、但隱瞞外留學生、且乃兄尤任職政府某機關、故一切詳情、首都司法當局、則嚴守秘密、[illegible]

案、其間乃發生一奇異事跡、蓋兇手用利刃行刺其兄時、身上原著中式衣服、行兇後變服私逃、其時已統體西裝、急而警局得悉其事、急派提騎遍駐各交通要樞、嚴守以待、若干時後、兇手果施施然來、彼初意欲搭乘京滬南下車、逃至海上、詎行抵車站、駐站警士、忽瞥見兇手所穿西裝上、乃遍處點點、頗多血跡之染污、辛將其逮捕、拘入警局嚴鞫、始知卽叔嫂奸殺案中之主角、然兇手西裝上之血漬、果從何來、都中人士、莫不視爲異聞云、

蠡測录

諸盦

列子黃帝篇云、宋康王蹀足謦欬而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也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夫士民之上、處卿、張湛注云、四累之上也、余意不然、累、重也、四累之上者、四重之上也、康王所說者、勇有力耳、而惠盎則進之爲四重、勇者刺之不入、有力者擊之弗中、一重也、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二重也、使人本無其志、三重也、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四重也、此其賢於勇有力者凡四重、故曰四累之上也、而張湛以卿大夫士民爲四累、乖矣、

◆勸誤

昨報所刊蠡測錄第一節中、所有「譽」字、「要」字、悖誤排「嬰」「二」字、又黃金勸曲記第二節「後輩之中僅孫毓堃、宗小樓尚能貌似」一句之「宗」字、誤排「楊」字、特爲勘正、

周璇小姐身世堪憐

耳食

電影界中之周璇小姐、芳譽如旭日東昇、既與藝華訂約、復爲新華明星所借攝影片、究其所以得有今日、則丁先生丁師媽栽培之功也、老畫師丁悚先生、如風流廣大教主、對於後起之游藝人才、將護不遺餘力、周璇小姐、卽爲身受其惠之一人、一方面周小姐復得嚴華爲之保護、宜其百尺竿頭、蒸蒸日上、近聞嚴已移樽周氏家庭、有情人固祝其一雙兩好、早成眷屬也、惟周璇小姐、身世極端可憐、蓋其號稱老母者、實係假母、假挺爲妻八、專人周多客婢、周小姐之幼年、飽受磨折、不問可知、迄今仍處於勢力範圍之下、凡拍攝影片之酬金、雙手奉獻、不容稍志分毫、故周小姐被捧越紅、越爲假母造機會、去歲殘歷歲底、周家吃年夜飯之期、嚴華與向日捧周之多人咸在、而其假母據廚下大嚼、置賓客於不顧、此則誠足令藏周雛堪者、又周小姐因幼年境況不佳、故一舉一動、不免小派、幸丁先生丁師媽不惜耳提面命、一一教導、始克於酬酢場中、免失儀之誚、娟娟此豸、我見猶憐、筆者深願其早離苦海也、

長篇小說　[illegible]（六九二）

愛去先生

五展

陳不笑道、沒問題了、就請你把可愛的臉蛋兒交給我、讓我假一下也好、不一定要、李麗華跳起來道、什麼、你說給我到電台上去宣傳、陳不笑道、對了、宣傳、李麗華道、三天之後、全都知道我李麗華的大名了、陳不笑道、對了、三天之後、李麗華道、那麼、你所願望的、也就是三天之後了、這一來、陳不笑宛如當頭吃了一棒、半晌說不得話、李麗華還的看着陳不笑搔首摸耳、不由得暗暗好笑、陳不笑讓着臉道、沒有旁的辦法沒有、我想請你定一個辦法、叫我當場做、只一兩個鐘頭便可以做了的、

爲賽金花墓碣事答高二適書

金鶴望

二適先生閣下、[illegible]、遂近以此相與者[illegible]、次溪書來、弟復之曰、[illegible]之身分、不能爲老妓諛墓、[illegible]所自述者、亦不足信、[illegible]可乃於孽海花[illegible]水夫、曰[illegible]也、賽之前生爲揚台名妓、洪之[illegible]之、洪欲入都試春官而無資、妓助之[illegible]賣而棄之、妓爲死、閣下七年而洪爲星使、是時協墨使者、其夫人以出國將與洋人握手[illegible]歆、多不往、而納妾攜夫人職、洪納一小家碧玉於蘇、入門則儼然一洞台之妓也、弟於孽海花問涂、細讀此事、弟之稱爲孽海花、非爲賽也、作此書之歲、帝俄爲以暴力脅中國、留日學生及國內志士、多組對俄同志會、而洪氏前使俄、以事[illegible]俄人所製之中俄交界圖、誤將帕米爾之一部分界線、劃入俄國、俄人竊據之、爲言官所劾、賽金花是歲方虐婢致死繫獄、同時繫獄者有名將蘇元春、名士沈藎、得名妓而[illegible]、賽於八國聯軍入京時、因與瓦得西[illegible]、組一[illegible]而保全地方者固不少、故以賽爲背、而作五十年來之政治小說、弟究非小說家、作六回而輟筆、孟樸得弟之同意而續之、賽之淫蕩、余不屑汚筆墨、光緒有顯衡如、爲京官、最爲賽所歡、一日、飲滄浪亭美壽、言之使人傾聽、名書家吳子深、連飲數觥、歐洪病作、座客驚散、衡如不盡其辭、今秋過海上酒樓、客頃[illegible]談賽金花、弟曰、一老婦耳、何足供談助、一客攘言曰、子非老翁耶、弟曰不然、名士以老爲貴、妓以色爲貴、青樓白髮、安足供描寫耶、然賽金花在駐俄公使館披耕色白斗蓬、與洪氏並倚樓窗而語、客光秀歲、一隨員方入館、佇立仰視片刻、明日公使下手諭、某人齋給資開缺回國、劉楨平視、亦朝廷罪、仍入平康、傾倒裙屐、其人格不如秦淮八豔、亦女中之怪傑也、弟函中又告次溪、齋白石翁命作生傳或生壙誌、諸所樂爲、次溪書來、言知弟之不願爲賽金花諛墓、而舉爲翁作文、感南邨涕、然則賽之必恨我九泉也決矣、以閣下相訊、不嫌書之過長、亦欲并以此言答他人也、唯照不備、天翮頓首、

季鶴按、賽金花死、而家大人將爲作墓碣之言、聞傳南北、家大人初未置意也、儻於友好函詢時作復一二、今高二適先生又有函來、家大人乃爲詳答如上、又揭雲史先生（圻）曾有長函致張次溪（江裁）、爲親錄所覆、書法秀逸、張以付寫真版印贈朋好、揭書中關於賽晚年之信口標榜、及北方報紙之畜從虛構、闢之甚力、皆能扭以引證、且囑次溪代向家大人致意、勿上其當、有暇當錄之登本讚、以公諸君子快覽焉、

★　★　★

梅獨魁星

透腦殺菌　一盒斷根

任何醫藥不能斷根之男女新久五淋白濁魁星、服梅獨魁星、莫不於短期內徹底斷根、永不復發、百試不爽

特種梅獨魁星

藥力更强

上海江西路二六四號　柯爾登洋行獨家經理

各藥房均有出售